



聖地中佛的加持

釋見翰

悟師父帶領大眾在說法台上許願「要再回來靈鷲會上」。
這樣的願，種入了八識田中，待一朝因緣成熟，必再相聚靈鷲山上。
誰說這一次的聚會，不是過去的發願呢？

十天印度之旅，做夢般的「我去了，我回來了」。哦！佛陀故鄉！自己從未想過，能踏上那片土地，又與百人同行，除了佛陀的召喚外，是何因是何緣？喔！是慶祝悟師父七十歲壽誕，僧俗二眾仗此機緣，集眾願力，促成了此行。

走過了佛陀倫毗尼出生地、迦毗羅衛成長環境、拘尸那羅涅槃處、菩提伽耶證道弘法，及佛陀說法的地方毗舍離、王舍城、瓦拉那西的恆河兩岸、鹿野苑等。我們所到之處都是遺跡，路途的顛簸實難以形容。我嘗試閉起眼睛讓身體隨著車子左右上下搖晃，還有一路伴奏著不知是較勁或寒暄的喇叭聲，就足夠喚醒自己：我已經離開熟悉生長的台灣，這是印度，是佛陀的故鄉。依來過的人說，這些路況已較之前改善很多了，每一站的車程經常需要六至十小時。第一天，悟師父帶著大家了解這次朝聖的路線圖，要我們觀想：「佛陀，一位老比丘要托鉢乞食，晨早起來，打著赤腳走在漫漫的濃霧中。托完鉢，回到休息處，洗足、吃飯、洗鉢，然後開始一日弘法度眾。」凡車子所走過的每個聖地，去憶念「佛陀當年打著赤腳踏過的每一片土地」。光是如此引導，宗教情操的提升，就足以安忍了路況所帶來的一切不適。同行者皆感受到聖地中的一種加持，令我感動。

當導遊帶我們五部巴士，浩浩蕩蕩來到迦毗羅衛的皇宮遺址。

一路走到了當年悉達多太子，夜半騎馬飛越東城門。城門早已不復見，眼前只是一片雜草，導遊萊可斯俏皮地跳過草地說：「師父，我要出家去了。」我的視線遙望遠方，出現了太子輕悄悄地走入臥室，深情地凝視著熟睡的妻子耶穌陀羅、兒子羅睺羅兩人。這一刻是多麼大的決心——「為了我所愛的人，去尋求解脫老病死的答案。」這「離」的決心動力，成就了佛陀一步一步走向證道、弘法的修行之旅，應該是「提起」了吧！佛陀東門的大出離，映照著我出家修道的路。反問自己：所為何來？仍需時時警覺，勿深陷貪、瞋、癡的虛妄而不自知，再度提醒：自己追隨佛陀，出家入學既放下又提起。

王舍城是佛陀成道後說法度眾的聖地。那天午後，我們前往位於王舍城中的靈鷲山，這是佛陀說《法華經》的道場。大眾先搭纜車到山頂的入口處會合，以虔誠心稱誦佛陀聖號朝禮說法台，觀想著佛陀就在那兒說法，一拜一拜到達靈鷲山的山頂。何謂靈鷲山？原來走上說法台的階梯旁，有一片狀似鷲鳥的岩石山壁。悟師父帶領大眾在說法台上發願三說：「願生生世世追隨佛陀的腳步，行菩薩道。」並許願：「要再回來靈山會上。」大眾感動涕泗縱橫，這樣的願，種入了八識田中，待一朝因緣成熟，必再相聚靈鷲山上。誰說這一次的聚會，不是過去的發願呢？說法台凌空而上，周邊環繞著若即若離的山巒，呈顯了說法台的空靈與殊勝，何以佛陀在此說法華經呢？我若有所悟：「聲聞弟子在佛前坐，起伏山巒，如菩薩、天人坐。」我心中虔誠默念三聲：「南無靈山會上佛菩薩。」

那爛陀大學的遺址，令人對當時佛教的盛況嘆為觀止。從中看得出建築的規畫，有大小教室、研究室、宿舍、食庫，以及向老師請法的小參室。這些空間的樣貌，仍可窺得一二。導遊說當時大學可以容納一萬名學僧就讀、住宿，光聽到這樣的學僧數字，就令人



◎說法台一片空靈與殊勝，佛陀在此敷演《妙法蓮華經》。(攝影：楊麗君)

感到興奮。但是再看到厚厚磚牆看似火烤的黯黑色，正說明了佛教在歷史上一場不可抹滅的大迫害。11世紀，回教入侵印度，佛教也躲不過摧毀與破壞。儘管經中云「國土危脆」，但外教的摧毀陵替，不正說明佛教無能自保。佛教流布世界時，這是一直在上演的歷史。我願在長遠的菩薩道中累積自己的福慧資糧，縱使業力、無常到來，都能無憾無悔。

印度朝聖之旅，我的心中一直感受著平安與寧靜。尤其此行中，籌備組精心設計，禮請悟師父在菩提伽耶為發心者皈依、受五戒、菩薩戒。歷時三個小時，大眾在大塔正後方平台上完成了露天的傳戒儀式。儀式過程的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皆令人讚嘆與法喜充滿。我相信這一份的功德，是因為佛陀的法身常住而不滅，我深深被佛、法、僧三寶的加持所感動。更祈願法輪常轉於世界的每個角落，尤其最讓我記掛的是印度貧窮的百姓，願人們能回到自己平等的身心中去運轉與開展，而非被設定的不平等階級。